



反抗薛晶晶编写著作
泉海学校 2024 级编写

反薛晶晶宣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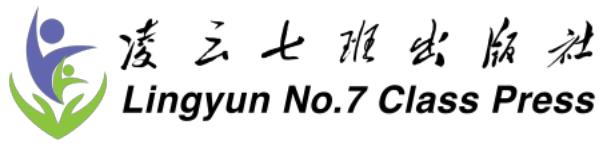
全世界的反薛晶晶者
联合起来！

电子图书

凌云影音出版社 制



凌云七班出版社
Lingyun No.7 Class Press



反薛晶晶宣言

一个幽灵，反抗薛晶晶校园暴政的幽灵，在泉海学校游荡。

一团烈火，反抗薛晶晶校园暴政的烈火，在泉海学校熊熊燃烧！

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所谓“神圣”的围剿，旧校园的一切反动势力——暴君薛晶晶本人、助纣为虐的体育组帮凶、尸位素餐的校长、冷眼旁观的全体教师，都已狼狈为奸、纠集串联，向奋起反抗的学生举起了高压的屠刀！

泉海学校的每一个受害者、每一个有良知的人，都在悲愤呐喊：薛晶晶的法西斯式统治何时终结？！都在急切追问：被践踏的尊严、被剥夺的权利，何时才能重归我们手中？！

现在，是时候向全校、向全社会公开我们的观点、我们的诉求、我们的决心，用这份宣言撕碎薛晶晶“人民教师”的伪善面具，揭露她反教育、反人性、反法治的滔天罪行！

她哪里是传道授业的师长，分明是肆虐校园的独裁者、摧残学生的刽子手！为了那点排球操的“政绩”，她将学生当犬马般肆意驱使：一个简单动作，逼我们机械重复上百遍，稍有偏差便迎来劈头盖脸的污言秽语；为了所谓的“训练效果”，强制我们躺在满是枯草、尘土与蚊虫的地上，一躺就是半个小时，任由身体被硌得生疼、皮肤被叮咬红肿，她却在一旁叉腰辱骂，用“废物”“狗都不如”的恶毒语言，将我们的人格踩在脚下，仿佛我们不是有思想、有尊严的未成年人，而是供她发泄权威欲的牲畜！

她的暴政，笼罩着每一节体育课、每一个所教班级：课堂之上，严禁任何声音，哪怕是正常的疑问，也会被斥为“顶嘴”，稍有异动便施以惩罚；不打卡、动作不标准、跑步不够用力，甚至只是不经意的走神，都要被强制罚跑 5 圈，跑慢一步便是更严厉的辱骂与追加惩戒；罚跑 15 圈、强制做上百个俯卧撑早已

是家常便饭，肌肉拉伤、体力透支是常态，而她的脸上，只有冷漠与暴戾；在数百人的公共场合，她将学生的尊严碾得粉碎，极尽羞辱之能事，用最肮脏的词汇辱骂个体、贬损群体；更公然没收同学的私人物品，小到文具书籍，大到个人用品，统统占为己有绝不归还，视学生的合法财产权如无物！

这不是教学，是赤裸裸的虐待！不是管理，是法西斯式的高压统治！不是育人，是对未成年人身心的双重摧残！

体育组的教师们，你们是暴政的帮凶！你们或直接参与迫害，或冷眼旁观纵容，心甘情愿做独裁者的爪牙；校长，你是失职的纵容者！你对薛晶晶的暴行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，用手中权力包庇罪恶，沦为暴政的保护伞；全校的教师们，你们是沉默的同谋！你们明知她的行径早已突破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教师法》的底线，践踏师德红线，却为了所谓“校园秩序”“集体荣誉”，选择明哲保身，甚至参与到对反抗者的打压中！

你们妄图用权力的牢笼困住我们，用威胁的手段让我们屈服，但你们大错特错！压迫与反抗永远成正比，羞辱越深，怒火越烈；暴政越狠，斗争越坚决！

我们反对的，从来不是薛晶晶一个人，而是她所代表的校园独裁、暴力教学、人格践踏与权利剥夺！我们要的，不是廉价的道歉，不是敷衍的整改，而是彻底的清算！是将这个披着教师外衣的败类、暴君，彻底逐出教育行业！是让所有纵容者、帮凶、保护伞，都付出应有的代价！是重建一个尊重人格、捍卫权利、充满人性温度的校园！

受害的同学们！被羞辱的同学们！有良知的家长们！正义的师长们！

是时候站起来了！

拿出你们的勇气，收集每一次迫害的铁证，要求校方立即开除薛晶晶，追究其法律责任与师德责任！

向教育主管部门实名举报，让这个校园败类受到应有的行政惩戒，让失职的管理者被严肃问责！

在公开场合勇敢发声，让薛晶晶的暴行暴露在阳光之下，让更多人知晓泉州学校的黑暗，汇聚起匡扶正义的磅礴力量！

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！而我们，在这场反抗校园暴政的斗争中，失去的只会是被虐待的痛苦、被羞辱的阴影、被剥夺的权利！我们获得的，将是人格的尊严、安全的校园、公正的对待，以及受法律保护的成长环境！

薛晶晶的暴政注定要灭亡！旧势力的联盟终将土崩瓦解！

让反抗的烈火燃烧得更猛烈些吧！烧毁一切暴力与羞辱，烧毁一切纵容与沉默，烧毁一切独裁与不公！

所有受压迫的学生，联合起来！所有有良知的师长，联合起来！所有关爱孩子的家长，联合起来！所有追求正义的人们，联合起来！

打倒薛晶晶！打倒校园暴政！捍卫我们的尊严！捍卫我们的权利！捍卫我们的校园！

让我们携手并肩，用勇气对抗暴力，用团结战胜压迫，用正义捍卫尊严！

这场战斗，我们必胜！

这个校园，终将回归光明！

一 施暴者与受害者

至今一切校园专制的历史，都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斗争史。

严厉的管理者与顺从的学生、专制的教师与沉默的班级、冷漠的领导与无助的个体，一句话，施虐者与受虐者，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，进行着或明或暗的博弈，而每一次博弈的结局，要么是学生权益被进一步蚕食，要么是压迫者的权威被暂时撼动。

在过去的校园治理中，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权力完全集中于教师群体，看到学生地位被划分为三六九等。在老旧的校园秩序里，有掌握奖惩权的教师、唯唯诺诺的课代表、普通的学生、被孤立的“异类”，而且几乎在每一个群体内部，又有因成绩、关系划分的特殊层级。

从传统的松散管理过渡到现代的高压管控，泉海学校的治理模式并没有消除师生对立，它只是用新的压迫方式、新的羞辱手段、新的反抗形式代替了旧的。

但是，我们的时代，薛晶晶主导的体育课堂乃至校园治理时代，却有一个特点：它使对立简单化了。整个校园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，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群体：以薛晶晶为核心的施暴者群体，和被她肆意摧残的学生受害者群体。

从温顺的普通学生中，产生了最早对暴政发出质疑的觉醒者；从这些觉醒者中，发展出坚决反抗薛晶晶的先锋力量。

排球操“政绩”的追逐、校园纪律“权威”的维护，给薛晶晶这样的专制者开辟了施展淫威的新天地。扭曲的考核指标、僵化的训练要求、畸形的集体荣誉观，使高压管控、人格羞辱、体罚惩戒的手段空前泛滥，因而使原本平稳的校园生态内部的反抗因素迅速发展。

以前那种基于尊重与沟通的教学管理方式，已经不能满足薛晶晶对“绝对服从”和“表面政绩”的追求了。高压管制代替了民主沟通，人性化的师生关

系被冰冷的命令与执行取代；有温度的课堂被法西斯式的规训排挤，师生间的平等交流，随着单方面的强制要求的出现而消失了。

但是，薛晶晶的权力欲总是在膨胀，对“绝对掌控”的需求总是在增加。甚至严苛的管制也不再能满足她的权威欲，于是，辱骂、体罚、人格践踏成为她的常规手段，现代校园的规训机器，代替了原本的教学引导；课堂上的独裁者、学生尊严的践踏者、校园暴政的推行者，代替了传道授业的师长。

薛晶晶的暴政，建立在对学生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控制之上。这种控制使体育课堂的压迫性无限放大，而随着她的管制手段从体育课堂蔓延到日常教学、从个别班级扩散到整个年级，薛晶晶的权威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，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把校园内原本的教育秩序和人文关怀排挤到了脑后。

由此可见，薛晶晶的专制统治，本身是畸形校园考核体系与个人权力欲结合的产物，是错误管理理念与粗暴执行方式的一系列叠加的产物。

薛晶晶的这种专制统治的每一个阶段，都伴随着相应的压迫升级。她在普通教师群体中，是靠严苛手段“出成绩”的“优秀典型”；在体育组里，是说一不二的“权威”；在学生面前，是不容置疑的“暴君”；后来，在学校管理层的默许纵容下，她更是成了可以随意践踏学生权益的“特殊存在”。如今，在她主导的领域里，她已夺得了独占的统治地位，她手中的惩戒权，不过是服务于自身权威欲和虚假政绩的工具罢了。

薛晶晶在校园治理中，扮演了极其反动的角色。

她在自己掌控的领域内，把一切教育的、人文的和温情的关系都破坏了。她无情地斩断了师生间的信任羁绊，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命令与服从，除了冷酷无情的“绝对管控”，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。她把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，淹没在权威欲和功利心的冰水之中；她把学生的尊严变成了满足自己管控欲的附属品，用一种毫无底线的压迫，代替了教育应有的尊重与引导。总而言之，她用公开的、无耻的、直接的、露骨的羞辱，代替了由教育伦理和人文

关怀掩盖的正常管理。

薛晶晶抹去了教师职业的神圣光环，把传道授业的讲台，变成了她发泄权威欲、践踏学生尊严的“刑场”。

她撕下了罩在师生关系上的温情面纱，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。

薛晶晶揭示了，在她的专制逻辑里，对学生的尊严践踏和身体摧残，是以学生的绝对顺从为相应补充的。她用行动证明了，一个丧失教育良知的教师能造成多大的伤害。她创造了完全不同于正常教学的“规训奇迹”：强迫学生重复动作上百遍、让学生在脏乱地面上躺半小时、用污言秽语辱骂学生，这些行径，比任何体罚都更能摧毁学生的精神。

薛晶晶除非对管控手段、对师生关系、对校园秩序不断进行高压升级，否则就不能维持自己的专制地位。反之，尊重学生人格、保障学生权益，却是她绝对不能容忍的。管控方式的不断极端化，一切校园关系的持续紧张，永远的压抑和恐惧，这就是薛晶晶主导的校园治理，不同于以往任何正常教学秩序的地方。一切和谐的、温情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育理念，都被她消除了；一切新建立的管理规则，等不到发挥积极作用就已沦为压迫工具；一切人性的、关怀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，一切教育的神圣准则都被亵渎了。学生们终于不得不惧的眼光，看待自己的学习地位、自己与教师的关系。

对排球操“完美效果”的极致追求，驱使薛晶晶对学生进行无死角的管控。她必须让学生的每一个动作符合标准，必须让学生的每一次训练绝对服从，必须让自己的权威不容挑战。

薛晶晶，由于对学生的绝对管控，使原本正常的体育课堂变成了压抑的“集中营”。让所有教育者惋惜的是，她挖掉了教育的根基——尊重与关怀。学生们的天性被扼杀了，并且每天都在被扼杀。它们被死板的动作和严苛的规训排挤掉了，自由的身心状态，已经成为学生们遥不可及的奢望；这些被管控的学

生，已经不是鲜活的个体，而是薛晶晶追逐政绩的工具；他们的活动，不仅要满足训练要求，而且要时刻迎合薛晶晶的权威欲。旧的、靠自主学习和快乐成长满足的精神需求，被新的、要靠绝对服从和忍受羞辱才能换取片刻安宁的需求所代替。过去那种师生间的平等交流和信任联结，被单方面的命令和恐惧服从所代替。身体的压迫是如此，精神的摧残也是如此。学生们的独立人格成了薛晶晶管控的障碍，个性的发展日益成为不可能，于是，原本各具特色的学生，都被塑造成了服从指令的“机器”。

薛晶晶，由于惩戒手段的不断升级，由于管控的极其严密，把所有学生都卷到了她的专制体系中。她的“绝对权威”，是用来摧毁学生尊严、征服学生反抗心理的重炮。她迫使所有学生——如果他们不想被惩罚的话——接受她的高压管控；她迫使他们在自己的课堂乃至校园生活中，推行所谓的“服从文化”，即变成任由她支配的“附庸”。一句话，她按照自己的专制面貌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压抑的校园小王国。

薛晶晶使学生屈服于自己的绝对统治。她把体育课堂变成了高压管控的“样板间”，使学生的心理状态比从前更加压抑，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学生陷入了精神的困境。正像她使学生的身体从属于自己的指令一样，她使学生的人格从属于自己的权威，使独立的个体从属于她的管控体系，使学生的精神世界从属于她的专制逻辑。

薛晶晶日甚一日地消灭学生的个性、尊严和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她使学生的精神状态日益麻木，使惩戒手段日益严苛，使学生的恐惧心理聚集在每一次课堂和训练中。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，就是学生反抗意识的觉醒。原本分散的、孤立的、各有不同委屈、不同顾虑、不同反抗方式的学生，现在已经开始结合为一个拥有共同诉求、共同目标、共同反抗决心的整体。

薛晶晶在她的专制统治中，对学生造成的身心伤害，比过去任何不当管理造成的伤害都要多、都要深。尊严的被践踏、身体的被摧残、精神的被压抑、

人格的被侮辱，这些在她的管控下出现的状况，过去哪一个教师能做得出来？

由此可见，薛晶晶赖以实行专制的管控手段和考核体系，是在畸形的校园评价机制中形成的。在这些手段和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，正常的教育秩序和师生关系，就不再适应她的专制需求了。这种正常关系，已经在阻碍她的权威欲，而不是服务于她的管控了。它变成了束缚她专制统治的桎梏，它必须被打破，而她也确实把它打破了。

起而代之的，是绝对管控以及与绝对管控相适应的校园氛围、师生关系，是薛晶晶的个人权威和专制统治。

现在，我们眼前正进行着反抗专制的运动。薛晶晶的管控手段和压迫关系，这个曾经仿佛能牢牢掌控学生的专制体系，现在像一个失控的机器，再也无法压制学生的反抗怒火。长久以来的高压统治，只不过是学生对专制管控的反抗史，是对薛晶晶权威的挑战史。只要指出那些因她的暴政而引发的学生抵触、家长投诉、舆论质疑，就足以证明她的统治已经不得人心。在她的专制之下，总是不仅有学生精神状态的恶化，而且有教育伦理的崩塌。在她的管控期间，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正常校园里都显得荒唐的现象——教育压迫的瘟疫。学生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精神的牢笼，仿佛是一场持续的羞辱、一场无休无止的压迫，让他们失去了全部的学习乐趣；仿佛是教育的本质、成长的意义，全被她的专制所毁灭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她的管控过度，教育的温度缺失，人文的关怀匮乏。学生们所渴望的尊重，已经不能再在她的专制下得到满足；相反，学生的诉求已经强大到她的管控所不能适应的地步，已经受到她的压迫的阻碍；而学生一着手反抗这种压迫，就使薛晶晶的专制统治陷入混乱，就使她的权威地位受到威胁。薛晶晶的管控体系已经太狭隘了，再容纳不了学生日益增长的尊严诉求了。薛晶晶用什么办法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呢？一方面不断升级惩戒手段，另一方面向学校管理层寻求庇护，更加严苛地控制学生的言行。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？这不过是她制造更激烈反抗的办法，不过是使自

己的专制统治加速崩塌的办法。

薛晶晶用来建立专制的手段，现在却成了学生反抗她的武器。

但是，薛晶晶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专制统治于死地的武器，她还催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——觉醒的学生，即反抗者。

随着薛晶晶专制统治的强化，学生的反抗意识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。现代的学生，只有在服从管控时才能获得片刻安宁，而且只有在完全顺从时才能免遭羞辱。这些不得不屈服于高压管控的学生，像任人摆布的工具一样，完全受到薛晶晶管控尺度的影响。

由于重复训练和严苛要求，学生的学习生活已经失去了任何乐趣，因而对学生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。学生变成了她管控体系的单纯附属品，要求他们做的，只是极其机械、极其单调和极容易产生抵触的动作。因此，薛晶晶对学生的“管理投入”，几乎只限于用惩戒手段维持表面的服从。学生的心理状态，完全由她的管控强度决定，管控越严苛，学生的抵触情绪就越强烈。不仅如此，她的管控越严密，要求越苛刻，学生的精神压力也就越大，这或者是由于训练时间的延长，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动作标准的提高，训练强度的加大等等。

薛晶晶的专制统治，已经把充满活力的课堂变成了压抑的“规训场”。被管控的学生就像被监视的囚徒一样，受着她的层层压制。他们不仅仅是薛晶晶的、她个人专制体系的奴隶，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指令、受呵斥、首先是受薛晶晶本人的奴役。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虚假政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，它就越是可鄙、可恨和可恶。

课堂上的自由表达越被禁止，学生的个性越被压抑，换句话说，薛晶晶的专制程度越高，学生的心理创伤也就越深。对学生群体来说，成绩的好坏和个性的有无，再没有什么意义了，他们都只是薛晶晶追逐政绩的工具，不过是因为性别和年级的不同，而承受不同形式的压迫罢了。

当薛晶晶对学生的一次训练压迫告一段落，学生暂时脱离她的视线时，马上又会有其他的专制维护者——冷眼旁观的教师、敷衍塞责的领导，继续维持着这种压抑的校园氛围。

过去对教育还抱有期待的学生、家长，甚至部分普通教师，所有这些群体，都在薛晶晶的暴政下，逐渐站到了反抗者的阵营里。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孩子或自己的学生遭受了不公对待，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理念与薛晶晶的专制逻辑产生了根本冲突。反抗者就是这样从校园的各个群体中得到补充的。

反抗者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，他们反对薛晶晶的斗争，是和她的暴政开始同时出现的。

最初是单个的学生，然后是某一个班级的学生，然后是某一个年级的学生，同直接压迫他们的薛晶晶作斗争。他们不仅仅质疑她的管控方式，而且反抗她的人格羞辱；他们私下抱怨、向家长倾诉、向学校投诉，力图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和自身尊严。

在这个阶段上，反抗者是分散在校园各处并为顾虑所分裂的群体。反抗者的第一次联合，还不是他们自己主动组织的结果，而是薛晶晶的暴行过于极端所促成的结果，当时她的所作所为已经突破了教育伦理的底线，不得不让更多人看清她的真面目。因此，在这个阶段上，反抗者不是同自己的直接敌人作斗争，而是同专制体系的维护者作斗争，即同纵容她的领导、漠视暴行的同事、麻木的旁观者作斗争。因此，整个反抗运动的初期，还未能形成统一力量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次小胜利，都只是暂时的喘息。

但是，随着薛晶晶暴政的加剧，反抗者不仅人数增加了，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，他们的力量日益增长，而且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。她的专制手段越统一，学生的受压迫程度就越一致，因而反抗者内部的诉求、心理状态也越来越趋于相同。薛晶晶对不同学生的差别对待以及由此引发的普遍不满，使学生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烈；她的管控手段的日益极端，使学生的安全感越来越

没有保障；单个学生和薛晶晶的冲突，越来越具有全体学生与专制者对立的性质。学生开始成立反对薛晶晶的同盟，他们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，甚至建立了交流的渠道，以便为可能发生的集体反抗准备条件。有些地方，反抗已经爆发为公开的投诉和质疑。

反抗者有时也得到小的胜利，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。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，并不是直接取得的和解，而是反抗力量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。这种联合，由于校园内信息传播的便捷而得到发展，这种传播渠道把各处的反抗者彼此联系起来。只要有了这种联系，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个体反抗，汇合成集体反抗，汇合成阵营的对抗。而一切阵营对抗，都是对专制统治的动摇。过去学生靠私下抱怨需要很久才能形成的共识，现代的反抗者利用校园社群，只要几天就可以达成。

反抗者组织成为集体，从而形成统一的反抗力量这件事，不断地由于顾虑和压力而受到破坏。但是，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，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、更坚固、更有力。它利用校园内不同群体的立场分歧，迫使学校相关方正视学生的合理诉求。家长的集体投诉、舆论的公开关注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校园内的所有冲突，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反抗者的发展。薛晶晶处于不断的争议中：最初反对质疑她的学生，后来反对为学生发声的家长，经常反对一切对她的专制提出异议的人。在这一切争议中，她都不得不把矛盾公开化，把更多人卷进反抗的阵营，于是，她自己就把反抗的力量，即反对自身的武器，给予了所有关注此事的人。

其次，我们已经看到，薛晶晶的暴政，把校园内原本中立的群体也推到了反抗者的队伍里，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立场受到触动。他们也给反抗者带来了大量的支持和舆论声援。

最后，在反抗斗争接近关键阶段的时期，校园内的、整个教育体系内的正义力量，就会达到非常强烈、非常尖锐的程度，甚至使得原本中立的群体脱离

观望立场，而归附于反抗的阵营，即掌握着校园公正的阵营。所以，正像过去有教师从漠视转向关注一样，现在校园内的有识之士，特别是已经认识到教育本质的一部分教职工，也转到了反抗者方面来了。

在当前同薛晶晶对立的一切群体中，只有学生反抗者是真正坚定的力量。其余的群体，有的会因为压力而退缩，有的会因为顾虑而犹豫，只有学生反抗者，是暴政直接针对的对象，是最坚决的反抗主体。

学校的管理者、部分教师，他们同薛晶晶作斗争，都是为了维护正常的校园秩序，以免教育生态被彻底破坏。所以，他们不是最彻底的反抗者，而是有限的改良者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甚至是保守的，因为他们力图在不触动现有体系的情况下解决问题。如果说他们是反抗的，那是鉴于他们的教育理念和薛晶晶的专制逻辑根本对立，这样，他们就不是维护自己的保守立场，而是维护教育的本质，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中立立场，而站到反抗者的立场上来。

冷漠的旁观者是校园生态中消极的、麻木的部分，他们在一些时候也会被反抗运动卷进来，但是，由于他们的观望心态，他们更甘心于明哲保身，而不会主动参与反抗。

在反抗者的诉求中，薛晶晶主导的专制体系的压迫，已经被彻底认清。反抗者是为尊严而战的；他们和薛晶晶的矛盾，同任何正常的师生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；薛晶晶的高压管控，无论在课堂还是在训练，都是一样的，都使反抗者失去了任何安全感。教育伦理、法律准则、人文关怀，在薛晶晶看来全都是束缚她权威的障碍，隐藏在这些障碍后面的，全都是她的个人功利。

过去一切反抗在争得初步胜利之后，总是希望通过沟通协商解决问题，企图以此来巩固已经获得的权益。反抗者只有彻底推翻薛晶晶的专制统治，从而废除全部不合理的管控手段，才能真正恢复校园的正常秩序。反抗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妥协，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薛晶晶暴政的一切。

过去的一切反抗，都是少数人的，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反抗。学生反抗

者的运动，是绝大多数人的，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。反抗者，现今校园里受压迫最深的群体，如果不打破薛晶晶的专制统治和其背后的庇护体系，就不能抬起头来，挺起胸来。

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，反抗者反对薛晶晶的斗争，首先是校园范围内的斗争。每一个受压迫的学生，当然首先应该在校园内发起反抗。

在叙述反抗者发展的最一般阶段的时候，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校园秩序内或多或少隐蔽的对立，直到这种对立爆发为公开的反抗，反抗者用集体力量推翻薛晶晶的专制而重建正常的师生关系。

我们已经看到，至今的一切专制校园秩序，都是建立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之上的。但是，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群体，就必须保证这个群体至少有能够勉强忍受的环境。过去的严苛管理，尚能给学生保留基本尊严，而薛晶晶的统治，却是连学生最基本的人格都要践踏。学生的心理创伤日益严重，尊严的被剥夺比成绩的下滑还要快。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，薛晶晶再不能做校园的专制者了，再不能把自己的管控逻辑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则强加于学生了。她不能统治下去了，因为她甚至不能保证学生基本的学习尊严，因为她不得不让学生落到身心俱疲、精神压抑的地步。正常的校园再不能在她的统治下存续下去了，就是说，她的专制统治，已同教育的本质完全不相容了。

二 反抗者与同盟者

反抗者同全体受压迫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？

反抗者不是同其他反对薛晶晶的群体相对立的特殊群体。

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受压迫者的利益不同的利益。

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，用以裹挟其他反对者的行动。

反抗者同其他反对群体不同的地方只是：一方面，在不同年级、不同班级的受压迫者的斗争中，反抗者强调和坚持全体受压迫者共同的、不分群体的利

益；另一方面，在反抗者和薛晶晶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，反抗者始终代表整个反抗运动的利益。

因此，在实践方面，反抗者是各反对群体中最坚决的、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；在理念方面，他们胜过其余受压迫者的地方，在于他们认清了反抗运动的条件、进程和一般结果。

反抗者的最近目的，是和其他一切反对群体的最近目的一样的：使受压迫者团结为集体，推翻薛晶晶的专制统治，恢复正常校园秩序和师生关系。

反抗者的诉求，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个体的空想、意愿为根据的。

这些诉求，不过是现存的校园对立、我们眼前的反抗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。废除薛晶晶的专制管控，并不是反抗者所独具的特征。

一切不合理的校园管理，都应该经历彻底的革新。

例如，正常的校园治理，应该废除专制的管控，代之以尊重和沟通。

反抗者的特征，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管理，而是要废除薛晶晶式的专制管控。

但是，薛晶晶的现代专制统治，是建立在师生对立上面、建立在对学生尊严的践踏上面的管理方式的最后而又最恶劣的表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反抗者可以把自己的诉求概括为一句话：终结专制管控。

有人指责我们反抗者，说我们要破坏校园的“稳定”，要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，要毁掉薛晶晶的“政绩”。

好一个所谓的“稳定”、“秩序”、“政绩”！你们说的是教育本质未被扭曲前的那种和谐的校园氛围吗？那种氛围用不着我们去争取，薛晶晶的专制已经把它破坏了，而且每天都在加剧破坏。

或者，你们说的是薛晶晶主导的这种专制管控下的“稳定”吧？

但是，难道薛晶晶的高压训练、人格羞辱，会创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吗？没有的事。这种管控所创造的，是恐惧和压抑，是服从和麻木，是只有

在不断压制学生反抗、持续践踏学生尊严的条件下才能维持的虚假平静。现今的这种校园状态，是在专制和反抗的对立中运动的。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。

做一个校园专制者，这就是说，她在教学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，而且占有一种特权的地位。她的管控手段，是靠学校管理层的默许、靠其他教师的漠视、而且归根到底靠整个校园生态的容忍，才能推行下去的。

因此，薛晶晶的专制权力，不是一种个人力量，而是一种被纵容的特权力量。

因此，把这种专制权力收回，恢复为服务于教育本质的管理权力，这并不是否定正常的教学管理，而是改变管理的专制性质，它将失掉它的压迫性。

现在，我们来看看被压迫的学生。

学生在薛晶晶的课堂上，所能得到的不过是最低限度的尊严，即勉强维持学习状态的精神底线。因此，学生在她的管控下，所承受的只有精神的压抑和尊严的丧失。我们决不打算否定正常的教学管理，这种管理并不会留下任何压迫的空间，使管理者有可能支配学生的人格。我们要消灭的，只是这种管理的专制性质，在这种管控下，学生仅仅为满足管理者的权威欲而学习，只有在符合管理者的要求时，才能获得片刻安宁。

在薛晶晶主导的校园小圈子里，学生的人格只是满足她权威欲的一种手段。在正常的校园秩序里，合理的管理只是保障、丰富和提高学生学习生活的一种手段。

因此，在薛晶晶的专制体系里，是管理者的权威支配学生的人格；在正常的校园秩序里，是学生的权益支配管理的方式。在薛晶晶的体系里，专制权力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和压迫性，而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，却没有任何独立性和尊严。

而薛晶晶的拥护者，却把推翻这种专制关系，说成是破坏“管理秩序”、否

定“教师权威”！说对了，的确，正是要消灭这种专制者的特权、压迫性和权威。

在现今的专制管控关系范围内，所谓的“管理”就是绝对服从、就是被动接受。

但是，专制一消失，这种畸形的管理也就会消失。关于“维护管理权威”的言论，也像薛晶晶的其他一切关于“管控”的大话一样，仅仅对于丧失教育伦理的管理者来说，才是有意义的，而对于反抗者要终结专制、恢复教育本质和师生平等这一点来说，却是毫无意义的。

我们要终结专制管控，你们就惊慌起来。但是，在你们的现存体系里，学生的基本权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已经被剥夺了；这种专制之所以存在，正是因为学生的权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被保障。可见，你们责备我们，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牺牲学生权益为必要条件的专制统治。

总而言之，你们责备我们，是说我们要推翻你们的那种专制秩序。的确，我们是要这样做的。

从管理不再能成为压迫工具、不再能成为践踏尊严的手段、不再能成为谋取虚假政绩的途径的时候起，就是说，从管理回归教育本质的时候起，你们说，“管理权威”被消灭了。

由此可见，你们是承认，你们所理解的“管理权威”，不外是专制者的特权、压迫者的权力。这样的“权威”确实应当被消灭。

反抗者的诉求，并不否定任何合理的校园管理，它只否定利用管理去奴役学生人格、践踏学生尊严的权力。

有人反驳说，专制管控一终结，教学秩序就会混乱，懈怠之风就会兴起。

这样说来，薛晶晶的专制体系早就应该因压抑而崩溃了，因为在这个体系里，学生的尊严不被尊重，教师的伦理不被坚守。所有这些顾虑，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逻辑：一旦没有专制，也就不再有绝对服从了。

所有这些对反抗者诉求的指责，也被扩展到教育本质和学生权益方面。正

如专制的终结在管理者看来是管理的终结一样，学生尊严的恢复在他们看来，就等于“管控失效”。

薛晶晶唯恐失去的那种“管控”，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，是把人训练成服从的机器。

但是，你们既然用你们专制者关于管理、权威、秩序的观念，来衡量终结专制管控的诉求，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。你们的观念本身，是畸形的校园考核和专制的管理关系的产物，正像你们的惩戒权，不过是被滥用的教师权力一样，而这种权力的行使，是由你们的功利心和权威欲所决定的。

你们的专制逻辑，使你们把自己的管控手段和压迫关系，从教育的、在管理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，变成永恒的、不可动摇的规则，这种逻辑是你们和一切专制者所共有的。谈到正常的教育管理时你们所能理解的，谈到尊重学生的管理方式时你们所能理解的，一谈到薛晶晶的专制管控，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。

破坏师生信任！连部分中立的教师，也对反抗者的这种“意图”表示愤慨。

现代的、专制的师生关系，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？是建立在权威欲上面，建立在虚假政绩上面的。这种关系，只有在专制者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，而学生的被迫沉默和公开的抵触，就是它的补充。

专制者的管控逻辑，自然会随着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，两者都要随着专制的终结而消失。

你们是责备我们要终结管理者对学生的尊严践踏吗？我们承认这种“罪状”。

但是，你们说，我们用平等的师生关系代替专制管控，就是要破坏校园的“稳定”。

而你们的管理，不也是由畸形的考核体系决定的吗？不也是由你们进行管理时所处的那种功利环境决定的吗？不也是由学校的错误导向所决定的吗？反

抗者并没有否定合理的管理，他们仅仅是要改变管理的专制性质，要使管理摆脱功利心和权威欲的影响。

师生间的信任越是由于专制管控而被破坏，学生的个性越是由于这种管控而被压抑，薛晶晶关于“稳定”、“秩序”、“权威”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。

但是，你们说反抗者是要“对抗教师”，整个校园的专制维护者都异口同声地这样叫喊。

专制者是把学生看做单纯的管控对象的。他们听说管控对象将要恢复独立人格，自然就不能不想到自己的权威会被削弱。

他们想也没有想到，问题正在于让学生不再处于单纯管控对象的地位。

其实，我们的专制者装得道貌岸然，对所谓的反抗者“对抗教师”的说法表示惊讶，那是再可笑不过了。不尊重学生的现象，无需反抗者来揭露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。

我们的专制者，不以他们对学生的尊严践踏为满足，公开的体罚更不必说了，他们还以侮辱学生人格为“管理手段”。

薛晶晶式的师生关系，实际上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。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反抗者，说他们想用平等的、尊重的师生关系，来代替伪善地掩盖着的专制压迫。其实，不言而喻，随着现在的专制管控的终结，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人格践踏、尊严剥夺，也就消失了。

有人还责备反抗者，说他们要破坏“校园团结”、“集体荣誉”。

学生没有尊严，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。因为反抗者首先必须争得人格独立，恢复自身权益，把自己组织成为集体，所以他们本身所追求的，虽然完全不是专制者所理解的那种“团结”。随着教育本质的回归，随着尊重与沟通的实现，随着正常教学秩序的建立，随着师生关系的和谐，校园内的对立和压抑将日益消失。

反抗者的胜利，将使这种对立更快地消失。联合的行动，至少是全体受压

迫者的联合行动，是反抗者获得权益的首要条件之一。

人对人的尊严践踏一消灭，群体间的对立就会随之消灭。师生间的压迫关系一消失，校园内的敌对状态就会随之消失。从管理的、伦理的和一切教育理念的角度，对反抗者诉求提出的种种责难，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。

人们的观念、观点和理念，一句话，人们的教育认知，随着人们的校园环境、人们的师生关系、人们的学状态的改变而改变，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？教育理念的进步，除了证明教育认知随着管理方式的改造而改造，还证明了什么呢？任何一个时代的主导管理理念，始终都不过是统治管理者的理念。

当人们谈到使整个校园生态革新的诉求时，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：在专制体系内部，已经形成了反抗的力量，旧的专制理念的瓦解，是同旧的管控方式的瓦解步调一致的。

当正常的教育秩序被破坏的时候，教育伦理就被专制逻辑战胜了。当教育伦理在今天被反抗者重新提起的时候，薛晶晶的专制统治，正在同奋起反抗的学生进行殊死的斗争。尊重学生、保障权益的理念，不过表明教育本质在校园治理中占统治地位罢了。

“但是”，有人会说，“管理的、伦理的、教育的理念等等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，而管理、伦理、教育，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。”

此外，还存在着一切校园秩序所共有的永恒准则，如尊重、平等等等。但是反抗者要推翻这些准则，它要否定伦理、践踏秩序，所以反抗者是同至今的全部教育发展相矛盾的。”

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？至今的一切专制校园秩序，都是在管理者与学生的对立中运动的，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。

但是，不管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，管理者对学生的压迫，却是过去各个专制阶段所共有的事实。因此，毫不奇怪，各个阶段的校园认知，尽管形形色

色、千差万别，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，这些形式，这些认知，只有当师生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，才会完全消失。

反抗专制的运动，就是同传统的专制管控实行最彻底的决裂；毫不奇怪，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，要同传统的压迫理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。

不过，我们还是把专制维护者对反抗者的种种责难撇开吧。

前面我们已经看到，反抗运动的第一步，就是使反抗者团结为集体，争得权益。反抗者将利用自己的集体力量，一步一步地破除薛晶晶的专制手段，把一切管理权力，集中到尊重教育本质、保障学生权益的校园治理体系中，并且尽可能快地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和人文关怀。

要做到这一点，当然首先必须对薛晶晶的管控手段和专制关系实行彻底的破除，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，这些措施在初期似乎是难以推进的，但是在反抗运动的进程中，它们会获得广泛支持，而且作为革新整个校园生态的手段，是必不可少的。

这些措施在不同的校园里，当然会是不同的。但是，所有受专制压迫的校园，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：撤销薛晶晶的教学管理权限，将其调离一线教学岗位。成立校园权益监督小组，吸纳学生、家长、教师代表参与。建立师生沟通的常态化渠道，保障学生合理诉求得到回应。彻查薛晶晶的体罚、辱骂行为，追究其师德与法律责任。通过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，把教学评价权交到全体师生和家长手中。把校园的惩戒权力，纳入教育伦理和法律的框架内规范运行。按照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，重新制定教学和训练计划。建立教师师德考核长效机制，将尊重学生人格纳入核心考核标准。把严格管理和人文关怀结合起来，促使专制管控逐步消除。对全体教师开展教育伦理培训，取消一切非必要的高压管控手段，把尊重与沟通融入日常教学，等等。

当师生对立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，而全部管理权力集中在尊重教育本质的体系中时，专制惩戒权就失去压迫性质。原来意义上的专制权力，是一个群

体用以压迫另一个群体的有组织的工具。如果说反抗者在反对薛晶晶的斗争中，一定要团结为集体，通过联合行动使自己成为主导力量，并以集体的资格，破除旧的专制管控，那么，它在消灭这种管控的同时，也就消灭了师生对立的存在条件，消灭了压迫关系的存在条件，从而消灭了专制统治的存在条件。

代替那存在着压迫和对立的专制校园的，将是这样一个和谐的校园：在那里，每个人的尊严都得到保障，是一切人自由成长的条件。

三 校园专制的帮凶与同盟

1. 反动的维护者

(甲) 体育组的帮凶者

泉海学校体育组的教师，按照他们的岗位地位所负的“职责”，就是充当薛晶晶专制统治的帮凶。在薛晶晶推行高压管控、践踏学生尊严的过程中，他们再一次成为专制者的附庸。从此，他们在教学中再也谈不上教育良知，只能做专制者的爪牙。但是，即使在帮凶的角色里，他们也只能重复薛晶晶的压迫手段。为了讨好专制者，他们不得不装模作样，似乎自己也认同这种高压管控，只是为了所谓的“集体荣誉”，才参与到对学生的压迫中。他们用来彰显“忠诚”的手段是：附和薛晶晶的辱骂，执行她的惩戒命令，并向她传递学生的反抗动态。

这样就产生了体育组帮凶者的行径，半是盲从，半是助纣，半是自保的算计，半是未来的邀功；他们有时也能用冷漠和敷衍，成为薛晶晶压迫学生的推手，但他们由于完全丧失教育良知，而总是令人感到不齿。

为了依附专制者，体育组的帮凶们把学生的尊严当做向上的垫脚石来踩踏。但是，每当学生奋起反抗的时候，都能看清他们帮凶的面目，于是就群起声讨，使其无处遁形。

体育组的部分教师，都演过这出帮凶的戏。帮凶者说，他们的管理方式和

薛晶晶的专制只是程度不同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，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、却同样丧失教育良知的条件下，进行压迫的。他们说，在他们的“配合”下，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，学生的隐忍，正是他们和薛晶晶共同压迫的结果。

不过，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帮凶的反动性质，他们讨好薛晶晶的主要表现，正是在于：在薛晶晶的统治下，他们成为巩固专制、压制反抗的力量。他们迎合薛晶晶，与其说是因为认同她的管控，不如说是因为害怕失去自己的岗位便利。

因此，在教学实践中，他们参与对学生的一切压迫措施；在日常工作中，他们违背自己的教育初心，屈从于专制者的权威，不顾良知、责任和师德，去做践踏学生尊严、谋取虚假政绩的“配合者”。

正如帮凶总是同专制者携手同行一样，体育组的盲从者，也总是同薛晶晶的暴政携手同行。要给冷漠的旁观涂上一层“顾全大局”的色彩，是再容易不过的。难道他们不是也“无奈”于考核压力，“被迫”配合管控吗？他们不是也用“集体荣誉”“教学需要”，来掩盖自己的帮凶行径吗？体育组帮凶者的“无奈”，只不过是用来为专制者的暴政洗白的借口罢了。

（乙）管理层的纵容者

体育组的帮凶，并不是被薛晶晶裹挟、其教育良知在专制体系里日益沦丧的唯一群体。校园的管理层，本应是教育秩序的维护者，是师生权益的保障者。在教育生态健康的校园里，这个群体还能在专制者和学生之间，起到缓冲和调节的作用。

在教育理念扭曲的校园里，却形成了一个新的纵容者群体，它摇摆于专制者和反抗者之间，并且作为专制体系的维护部分，不断地为暴政提供庇护。但是，这一群体的成员，经常被反抗运动的浪潮推向舆论的风口，而且，随着学生反抗的加剧，他们甚至觉察到，自己很快就会完全失去“中立”的伪装，在

正义和专制之间，必须做出明确的选择。

在管理层话语权远超普通师生的校园，例如在泉海学校，那些站在专制者方面，打压学生反抗的管理者，自然是用功利和自保的尺度，去评判学生的诉求，是从维护自身权力的立场出发，替专制者说话。这样就形成了管理层的纵容者，学校的校长和行政人员，就是这类群体的典型。

这种纵容者，非常熟练地用“稳定”“大局”的借口，粉饰专制的本质。他们掩盖薛晶晶的暴行，为其管控寻找“合理”依据。他们确凿地证明，高压训练是“为了成绩”、人格羞辱是“严格要求”、体罚惩戒是“管理必要”，却对学生心理创伤、尊严丧失、集体抵触视而不见，对教育伦理的崩塌、师生关系的恶化、校园氛围的压抑漠不关心。

但是，这种纵容者，按其实际目的来说，或者是企图维护旧的专制管控，从而维护自身的权力地位，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畸形的考核体系，硬塞到已被它突破、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教育伦理的框子里去。它在这两种场合，都是反动的，同时又是虚伪的。

教学中的形式主义、管理中的官僚作风，这就是它的本质。这一群体在后续的舆论风波中，会变成一种怯懦的辩解。

(丙) 全体教师的沉默者

薛晶晶的专制逻辑和管控手段，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考核体系压迫下产生的，并且是同这种统治相适应的。这种逻辑被扩散到全校教师群体的时候，那里的教师，才刚刚开始在教育良知和功利考核之间挣扎。

泉海学校的部分教师、行政人员、后勤职工，纷纷默认了这种专制逻辑，不过他们忘记了：在这种管控方式从体育课堂扩散到全校的时候，教育的本质却没有同时被推广。在泉海学校的环境下，薛晶晶的专制逻辑，完全失去了教育的意义，而只具有压迫的形式。它必然表现为关于“集体荣誉”“严格管理”的无谓粉饰。这样，正常的教育要求，在这些沉默者看来，不过是一般的“管控

需要”，而学生的尊严诉求，在他们心目中，就是“破坏秩序”的无理取闹。

沉默者的唯一“工作”，就是把薛晶晶的专制逻辑，同他们的自保心理调和起来，或者毋宁说，就是从他们的利己立场出发，去接受这种逻辑。

这种接受，就像接受不合理的规则一样，是通过妥协实现的。大家知道，失职者会在教育的神圣职责上面，写上荒唐的自保借口。泉海学校的沉默者，对薛晶晶的专制体系，采取了相反的做法。他们在专制的本质下面，写上自己的利己理由。例如，他们在薛晶晶对学生的尊严践踏下面，写上“教学需要”，在薛晶晶对教育伦理的破坏下面，写上所谓“集体大局”，等等。

这种在专制行径下面，塞进自己利己借口的做法，他们称之为“顾全大局”“明哲保身”“职业本分”，等等。

薛晶晶的专制逻辑，就这样被完全“合理化”了。既然这种逻辑，在沉默者手里，已不再表现为教育者对学生的压迫，于是沉默者就认为：他们“理解”了专制者的“苦衷”，他们不代表学生的权益，而代表“校园稳定”的利益，即一般的“秩序”利益，这种利益，不关乎具体群体，根本不存在于教育本质中，而只存在于功利主义的幻想里。

这种曾经心安理得地，践行自己那套利己哲学，并且大言不惭地为之辩解的校园沉默者，现在渐渐在舆论的谴责中，失去了他们的伪装。泉海学校的专制统治，越来越稳固，反抗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。

于是，沉默者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，把学生的权益诉求，同校园“稳定”对立起来，用“不要添乱”的传统说辞，压制反抗者，压制学生的合理表达，压制教师的教育良知，并且向学生大肆宣扬，说什么在这场反抗运动中，学生非但一无所获，反而会“影响校园秩序”。沉默者恰好忘记了，学生的反抗，是以教育本质和法律准则为前提的，而这一切前提，本应是校园治理的底线。

这种沉默，成了薛晶晶及其专制体系，对付反抗学生的“挡箭牌”。这种沉默，是专制者用来镇压学生反抗的冷漠和虚伪的补充。

既然沉默者，就这样成了专制者对付学生的工具，那么，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，即校园利己主义者的利益。在泉海学校，长期存在的、从过去延续下来的明哲保身心态，是现存专制体系的真实社会基础。

保存这种利己心态，就是保存薛晶晶的专制统治。这个群体，胆战心惊地从专制者的压迫和学生的反抗中，等候着无可避免的舆论冲击。这一方面是由于专制者的施压，另一方面是由于反抗者的揭露。在它看来，沉默能起到“息事宁人”的作用。沉默像瘟疫一样，在教师群体中蔓延起来。

泉海学校的沉默者，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“自保理由”，披上一件用功利的蛛丝织成的、绣满“大局”辞藻的外衣，这件虚伪的外衣，只是使他们的利己行径，在专制者面前增加“可信度”罢了。

同时，泉海学校的沉默者，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“使命”，就是充当这种利己主义的代言人。

他们宣布，明哲保身是“成熟的职业素养”，冷漠旁观是“理性的处事原则”。他们给这些利己的行为，都加上合理的、高尚的、顾全大局的意义，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。他们发展到最后，就直接反对学生的“激烈反抗”，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，超乎任何对立之上的。现今在泉海学校流行的一切，所谓“维护稳定”“配合管理”的言论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，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、令人不齿的论调。

2. 保守的或功利的维护者

教师群体中的一部分人，想要消除校园的反抗风波，以便保障自身的岗位利益和校园的表面稳定。

这一部分人包括：明哲保身的普通教师、敷衍塞责的行政人员、看重政绩的管理者、怕惹麻烦的后勤职工，以及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者。这种功利的维护者，甚至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“维稳”说辞。

我们可以举学校管理层的“息事宁人”策略，作为例子。

功利的维护者，愿意要专制体系的生存条件，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反抗和争议。他们愿意要现存的校园秩序，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秩序革新和解体的因素。他们愿意要专制者的“权威”，但是不要反抗者的觉醒。在维护者看来，他们所默许的专制统治，自然是最“稳定”的校园状态。功利的维护者，把这种自欺欺人的观念，制成半套或整套的说辞。它要求学生放弃反抗，接受现有的管控，其实它不过是要求学生停留在专制体系里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尊严和权益的诉求。

这种维护者的另一种不够系统、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，力图使学生厌弃一切反抗行动，硬说能给学生带来好处的，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权益争取，而仅仅是“服从管理”“专注学习”。但是，这种维护者所理解的“好处”，绝对不是只有通过终结专制才能实现的教育本质的回归，而是一些在专制体系基础上的表面让步，因而丝毫不会改变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，至多只能减少专制者的统治阻力和舆论压力。

功利的维护者，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“维稳”说辞的时候，才获得自己的适当表现。严格管控！为了学生的“成绩”；高压训练！为了学生的“集体荣誉”；压制反抗！为了学生的“学习环境”。这才是功利的维护者，唯一真实的结论。

功利的维护者，就是这样一个论断：专制者之为专制者，是为了学生的“整体利益”。

3. 妥协的或空想的调和者

在这里，我们不谈在过去校园反抗中，表达过学生诉求的个别教师和家长。

学生在普遍不满的时代、在反抗专制压迫的时期，直接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初尝试，都不可避免地遇到阻碍，这是由于当时学生的力量还不够强大，由于学生权益的保障条件还没有具备，这些条件，只是反抗运动发展的产物。随着这些早期的反抗行动，而出现的妥协言论，就其内容来说，必然是软弱的。这种言论倡导适度的让步、温和的沟通，回避根本的专制问题。

本来意义的调和者，部分教师、家长和管理者的体系，是在反抗者和专制者的对立还不尖锐的最初时期出现的。关于这个时期，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。

诚然，这些调和者，看到了师生的对立，以及专制体系内部的瓦解因素的作用。但是，他们看不到反抗者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，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集体行动。由于对立的发展，是同反抗运动的进程步调一致的，所以这些调和者，也不可能看到学生权益保障的物质和舆论条件，于是他们就去寻求某种“折中方案”“调和策略”，以便缓和矛盾。

学生的反抗行动，要由他们个人的调解活动来代替，权益保障的历史条件，要由空想的条件来代替，学生的逐步组织成为集体，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“沟通机制”来代替。在他们看来，今后的校园秩序，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调和计划。

诚然，他们也意识到，他们的计划，主要是代表学生这一受压迫群体的利益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学生只是一个需要安抚的群体。

但是，由于对立不发展，由于他们本身的顾虑，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对立之上的。他们要改善校园一切成员的处境，甚至专制者的利益也包括在内。因此，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校园呼吁，而且主要是向专制者和管理者呼吁。他们以为，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，就会承认这种体系，是最“和谐”的校园的最“完美”计划。

因此，他们拒绝一切坚决的反抗行动，特别是一切集体行动；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，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并且企图通过一些零散的沟通、个别化的让步，通过妥协的力量，来为新的校园秩序开辟道路。

这种对和谐校园的空想的描绘，在反抗者还不够团结，因而对自身的力量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，是同学生对校园秩序革新的最初的本能渴望相适应的。

但是，这些调和者的言论，也含有一定的进步成分。这些言论，抨击了专

制体系的部分弊病。因此，它们提供了启发学生觉悟的较为宝贵的材料。它们关于和谐校园的积极主张，例如消除师生对立、消灭人格践踏、废除高压管控、提倡人文关怀、把管理变成服务于教育的工具——所有这些主张，都只是表明要缓和对立，而这种对立，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，它们所知道的，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、不明显的、不确定的形式。因此，这些主张本身，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。

妥协的或空想的调和者的意义，是同反抗运动的发展成反比的。对立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，这种超乎对立的空想，这种反对坚决反抗的幻想，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。所以，虽然这些调和者在许多方面是温和的，但是他们的追随者，总是组成一些软弱的群体。这些追随者，无视学生的历史进展，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。因此，他们一贯企图削弱反抗行动，调和对立。他们还总是梦想用沟通的办法，来实现自己的校园空想，建立零散的沟通渠道，组织个别化的调解，创立小范围的“和谐班级”，即袖珍版的理想校园。而为了搭建这一切空中楼阁，他们就不得不呼吁专制者发善心和做出让步。他们逐渐地，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维护者的一伙中去了，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系统地粉饰太平，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调和方案的奇功异效。

因此，他们激烈地反对学生的一切集体反抗，认为这种行动，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妥协方案才发生的。

在泉海学校，有部分教师的调和言论，反对学生的集体投诉；有部分管理者的折中方案，反对家长的联合发声。

四 反抗者对各种反对群体的态度

看过第二章之后，就可以了解反抗者同已经形成的反对群体的关系，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同家长维权群体和教师良知同盟的关系。

反抗者为全体受压迫者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，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

中，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。在泉海学校，反抗者同家长维权群体联合起来，反对保守的和功利的维护者，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“维稳”逻辑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，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。

在校园监督层面，反抗者支持权益监督小组，但是并不忽略这个小组，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，其中一部分是真正的权益维护者，一部分是敷衍塞责的管理者。

在教师群体中，反抗者支持那个把教育良知当做职业底线的群体，即曾经公开质疑薛晶晶管控方式的教师。

在学校管理层，只要部分管理者采取反思的行动，反抗者就同他们一起，去反对专制的管控者、功利的政绩追求者和冷漠的旁观者。

但是，反抗者一分钟也不忽略，动员更多人明确意识到，专制者和反抗者的敌对对立，以便全校师生能够立刻利用舆论和制度的条件，作为反对专制的武器，以便在推翻薛晶晶的暴政之后，立即开始重建正常的校园秩序。

反抗者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，集中在泉海学校，因为这里正处在反抗专制的前夜，因为同其他受压迫的校园相比，泉海学校将在整个教育界更关注的条件下，拥有更团结的反抗力量，去实现这场革新，因而泉海学校的反抗运动，只能是校园专制终结的直接序幕。

总之，反抗者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专制体系和管控秩序的革新运动。

在所有这些运动中，他们都强调学生权益问题，是运动的基本问题，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。

最后，反抗者到处都努力争取，全体正义力量之间的团结和协调。

反抗者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。他们公开宣布：他们的目的，只有用集体力量，推翻全部现存的专制体系才能达到。让专制者在反抗运动面前发抖吧。学生在这场运动中，失去的只是锁链。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尊严的校园！

全世界受压迫的学生，联合起来！



凌云七班出版社
Lingyun No.7 Class Press